



## 最大的悬疑是人心

——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回响》

□知秋



由冯小刚导演,宋佳、王阳主演的情感悬疑剧《回响》于三月在爱奇艺播出,引起不小的反响。这部电视剧改编自作家东西的同名小说,正是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之一。作者在电视剧播出后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这是一部情感推理剧,主人公能够侦破案件却未必能侦破人心,“人心才是最大的悬疑。”写作小说时,东西首次尝试“推理+心理”的新模式,他想写一写人心到底有多宽广深邃,所以他写下开头又停住,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填补在侦破和心理学两方面的知识欠缺。

作品讲述了一起刑侦案件与一场家庭婚姻双线交叠的悬疑故事,与网剧不同,小说以“案件线”与“感情线”推进小说,奇数章节写女警冉咚咚侦破推理案件,偶数章则写冉咚咚与丈夫慕达夫的情感危机,分叙两线,最后一章双线融合,在刑侦推理的同时,有更多的心理推敲,既呈现现实的复杂性又描写心灵浩瀚。双线并行,相互缠绕,形成了“回响”的效果。

东西说他最开始的时候,想写一则关于信任危机的故事,“现在人与人之间信任度在下降,落实到夫妻间,便是出现情感危机。”因为觉得只写情感线有些单薄,便想到了侦探这条线。以一起年轻女性被杀案为开头,多个犯罪嫌疑人次第浮现。而负责这起案件的女警冉咚咚,在调查中突然发现丈夫慕达夫私自开房……案件的真相最终揭开,情感的真相,却越来越模糊。

侦破线其实也涉及人心。漂亮女孩夏冰清想逃离令入室息的父母,不想却做了小三,最终被杀身亡。所有相关人员都有自己的心思,徐山川想解决麻烦,徐海涛想挣钱买房,吴文超想证明离开父母也能过得很好,刘青是为了奔赴暗恋的女孩,易春阳是为了幻觉之爱。他们都是杀死夏冰清连环扣上的一环,却手不沾血:“徐山川说他只是借钱给徐海涛买房,并不知道徐海涛找吴文超摆平夏冰清这件事。徐海涛说他找吴文超,是让他别让夏冰清骚扰徐山川,而不是叫他杀人。吴文超说他找刘青合作,是让他帮夏冰清办理移民手续或带她私奔,却没有叫他去行凶。刘青说他找易春阳是让他搞定夏冰清,搞定不等于谋害。而易春阳尽管承认谋杀,但精神科莫医生及另外两位权威专家鉴定他患间歇性精神疾病,律师正准备为他作无罪辩护。”案件侦破一层层深入,最终直指凶手。掩卷细思,却发现真正的凶手是看似最不相干的徐山川,他才是最里层的那个核。幸而结尾处冉咚咚找到了徐山川谋害的证据,让这起案件得以有了一个光明的结局。

情感线却未必能如此明晰,真相大白。冉咚咚与慕达夫曾经是极其相爱的,他们的婚姻度过了第一阶段黏黏糊糊的“口香糖期”,第二阶段“鸡尾酒期”,现在是第二阶段“飞行模式期”。撕开种种不和谐的表象,核心便是信任缺失。“信任就像一张通行证,人与人之间一旦产生,对方做什么都可以放行。”身为刑警的冉咚咚在案件中看不到信任,敏感的将怀疑转嫁到婚姻中。由此可见给刑警、医护人员等一些特殊行业从业者进行心理疏导必不可少。

建立信任不易,毁掉却易如反掌,“人一旦开启信任模式,多少疑点都会忽略不计,一旦怀疑模式启动,那些不成为疑点的疑点,就会像他论文里的敏感词前赴后继地跳出来,在她脑海里嗡嗡地回响。”她爱慕达夫吗?答案是肯定的。“她知道要是一个人为你无原则地改变,那不是怕你就是爱你。”

可是她总不自觉地折磨他。“在别人面前她还是她,彬彬有礼和蔼可亲优雅得体,但在他面前她变得多疑敏感易爆,看他的目光像两根直戳出来的棍子,仿佛他是她的嫌疑人。”她甚至能从慕达夫的评论文章里统计出系列数据,作为出轨的证据。慕达夫清楚知道:“现在,即便他连续做一百餐可口的饭菜,也听不到她半句的鼓励。她已经习惯了,习惯于他的习惯,且把他所做的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他越来越爱猜测她的心思,给出她需要的答案,他明白她“要的不是真相”而是要她“想要的真相”。以至于他自己也模糊了很多事情的真相,“很多想法当初并不当真,只不过说着说着也就当真了。”冉咚咚病了,她自己知道,慕达夫也知道,所以当她提出离婚时,他同意了,给了她想要的真相。

徐山川的妻子沈小迎也病了,她明知道丈夫一次次出轨,却抓住婚姻不松手。她“一面享受他的侍候一面承受他的背叛,表面看那是爱恨交织,但深层里却是相互催化。有时你需要爱原凉恨,就像心灵原谅肉体;有时你需要用恨去捣乱爱,就像适当植入病毒才能抵抗疾病。”

东西在后记里说:“认知别人也许不那么难,而最难的是认知自己。”我冒昧地说点题外的感觉,小说中对心理学名词的使用频率过高。我想起十几年前刚考下心理咨询师证时,最爱转专业名词。而真正的武侠高手,从来都是藏身无形的吧。实在是不自量力,唐突了。

南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起点,或因南邻上海、苏州之气场的过于强大,或因纠葛与苏南、苏北之争之地域文化的困惑,林林总总,诸般说不清、道不明的缘故,使得偌大一个早已跨进“万亿俱乐部”且“承南启北”的“江海门户”,还亟须提升与在全国诸城中相匹配的“存在感”与“知名度”。这就催促作家黄俊生抒写故乡,为南通立传的殷殷热忱。他用生花妙笔写出了——使我们走进了如此奇幻、如此厚重的南通。

讲好南通故事,而故事的主角是“人”。且不论诸如诗人卞之琳、画家范曾、电影表演艺术家赵丹等现当代文化名人,就是古代的范仲淹、文天祥、冒辟疆及近代的张謇,这些通籍或与南通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名家,如名开写之,每位都堪称一部大书。这无疑黄俊生写“传”的便利处和艰窘处。后者在于取舍与行文的辩证关系,用他的话说,就像编“麻绳”——将“一股”与“多股”的关系处理便当,就是一部好的“传记”。好在他已有数部看好的著作问世,历练纯熟的笔头功夫当无疑义。

他写大器晚成的三国时期的吴国大将吕岱。那吕将军自有与众不同处。他年近不惑才出道当县丞,十年后官拜昭信中郎将,55岁当庐陵太守,60岁任交州刺史,65岁平定士徽家族,75岁平定南部三郡。直到80岁还与宰相陆逊共治武昌,依然提缰纵马,东征西战,箭雨戈风;在炎热的气候诸般恶劣环境下,身披坚甲,平定临贺郡的廖式以及零陵、苍梧、郁林诸郡叛乱。85岁时被孙权封为上将军,与诸葛恪分领武昌。孙亮继位后,复拜92岁的吕岱为太司马,统领全国军务。吕将军老当益壮,生于长寿之城雒皋(如皋,南通的一个县级市)。其漫长一

辽阔的黄海,成就了老坝港:她成为海安市唯一的滨海区镇,也是海安迎来第一缕阳光的地方。

碧浪般的田畴与浅黄色的海水滋润了作者邓永宏先生:他听海观涛笔记波澜,行走乡间思接今昔,游历山川状物抒情,经年累月,追逐着心中的文学阳光,遂成散文集《乡井拾珠》。

沉潜,是一种观察方法也是一种蓄势状态。这种沉潜,在《乡井拾珠》中表现得较为突出。色彩斑斓的生活是创作之源,观察是创作的必要准备。邓永宏对生活的观察,深入深刻而不浮光掠影,细致细微而不粗枝大叶,重积累积淀不急于求成。于是,摘得了满目的鲜枝绿叶而不是枯枝朽木,夺目的鲜果绿蔬而不是果瘪花残。“滩涂和港子里干涸的‘脚塘儿’,一个个像被无数个小学眼儿涌上来的水所溢满。月亮的流照给海水无穷的力量,‘泉水’聚成细浪,前仆后继,不停地扑向海岸。仅用了1个多小时,海水竟上涨了兩米!我们这艘十多吨的铁船,转眼间就被轻轻地举了起来。”《壮美大海传奇紫菜》所描写的茫茫大海中观看夜潮的一幕,细节生动,描写传神,代入感、现场感强,引人入胜。《更棚儿》中,“那时更棚儿可以算作一面镜子”,将更棚质量优劣所折射的背后“新闻”向读者和盘托出:分别对应着“起码有饭吃”“打光棍的小伙子肯定少不了”的生存状态,可谓入木三分,既见树木又见森林,还原生活的底色。

《我在岛屿读书》第二季里,阿来担任了飞行嘉宾。在东澳岛的“山海经书屋”,阿来和余华、苏童等几位常驻嘉宾聊起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盛景。阿来说,他当年很喜欢读诗,最喜欢惠特曼和聂鲁达。2017年,阿来受邀去南美讲读,主办方问他最想去南美哪个国家。他把聂鲁达的一本诗集拿出来读,发现聂鲁达写得最多的是智利和秘鲁,阿来就说去智利和秘鲁吧。讲完课,他游览了聂鲁达诗集里提到的一些地方。旅行归来,阿来写了篇游记,叫《带着一本诗集去旅行》。这篇文收录在阿来2021年出版的散文随笔集《以文记流年》中,出版时改名为《以一本诗作旅行指南》。

在飞往智利的飞机上,阿来带上了聂鲁达的《诗歌总集》。1985年,阿来阅读了这本长达700多页的厚厚诗集,它是阿来对青年时代写作与阅读的一个忆念。

智利是聂鲁达的祖国,圣地亚哥是智利的首都。阿来在圣地亚哥街道上行走时,心里就回荡起聂鲁达写圣地亚哥的诗歌《我是》:“后来我来到了首都,迷迷糊糊地/渗透着烟雾和细雨/这几条是什么街/1921年的服装挤挤攘攘/在煤气、咖啡、人行道的强烈气味之间/我在学生里面生活,不能理解/四周的墙壁专注于我,每天傍晚/在我可怜的诗歌里寻找树枝/寻找失去的水滴与月亮。”

聂鲁达故居,是聂鲁达为情人乌鲁蒂亚

生,不知道有多少英雄豪杰成为他身边的匆匆过客,凭藉一己长寿与赫赫战功,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贤臣良将。史学家陈寿写到吕岱平定各路叛乱后赞曰:“郡县悉平,复还武昌。时年已八十,然体素精勤,躬亲王事。”作者行文至此,情义毕现,焉得复言。

南通临江有座被称为中国八小佛教名山之首的“狼山”,山下有座“骆宾王之墓”(骆宾王以写《讨武曌檄》名世,浙江义乌也有一座骆氏衣冠冢)。关于其“冢”,历来方家众口纷纭。黄俊生先介绍这位七岁便有诗名的奇才。骆氏以早年的一首《咏鹅》名闻天下,在唐初文坛与王勃、卢照邻、杨炯合称“四杰”。骆宾王的仕途坎坷,661年被道王李元庆聘为幕僚,684年被徐敬业聘为幕府。中间的20多年,所任多是一些低级文秘书吏,中岁还被诬陷入狱,胸中早就郁积了很多悲愤和不满。时徐敬业号召一批心存叛心的贬官至扬州,策划反武。这些贬官中,就有骆宾王。至于兵败后骆宾王之去向,黄俊生查《通州志》中言,骆氏在兵败扬州后,并没有传说中的投水而亡,也没有被兵士所杀,而是遁逃。通州距扬州颇近,且又僻静,骆宾王逃至通州并逝于此。此墓便是明证。世上流传骆氏落发出家,或云游名山大川而不知所终云云,皆不实。唐中宗皇帝复位后,已经为徐敬业和骆宾王平了反,哪有被平反了还要出逃和尚的道理?身为散文家的黄俊生,搜寻考证,一丝不苟,力求达到“信史”的高度。

从人文地理的视阔看,南通的不少文化名人,辗转沪上及大江南北,既与当时之时局动荡有关,也与相对而言之文化中心辐辏有关。这种有趣的人才流动现象,造成不少自古而今的通籍文化名人的籍贯纷争及

温暖,是一种追求旨趣也是一种表达态度。《乡井拾珠》内容大部分与“过去时”有关。曾经的时光里,一些人、事、物如何记录选项很多,但作者对此用心考究——风物长宜放眼量。艰苦年代的记述不乏乐观,艰难岁月的回放不避乐趣,艰辛日子追忆不少乐天。这一抹抹亮色“带”亮了心情,“带”亮了读者,“带”亮了前路。例如,在极度饿肚子的情势下,尽管对收获几何不能确定,但依然满怀希望,期盼小队队长宣布“放汤”时间,真实反映了在苦哈哈的挣扎中翘首企盼改善之光希望之光的降临,这让胡萝卜吃起来有点“甜”。又如《古德拜老汉》,描写了一个曾在旧上海十里洋场风月场所当勤杂工的单身汉的后半生经历:他被称为“上海滩大流氓”,划入“四类分子”之列。作者在文末写道:“尽管现实对他不公,清贫一生,但它用幽默、快乐感染和教育了我们。随遇而安,也是一种活法。”这种豁达情境、人性情愫、人文情怀跃然纸上,催人掩卷沉思。再如,当了十八年大队党支部委员的作者父亲职位旁落,艄公强爹,由己及人耐心开导,“支委当不了啦,你看你像丢了魂似的,照你这样儿,那公社烈士墓我们的十七个战友不是死得太冤了吗?”振聋发聩,拨亮了心里的灯。

轻松,是一种审美体验也是一种读后感觉。轻松阅读,是一种安静而笃定的享受。我与邓永宏先生同为60后人,有着共同成长大环境。虽然岗位不同、忆旧视角与落

## 带着一本诗集去旅行

□展颜

所建。参观这所故居时,阿来想到聂鲁达以爱情诗登上文坛,那就是流行世界的《二十首情诗与一首绝望的歌》。与文学结合在一起的经历,感触会更加丰满,内心盈悦,这是读书的魅力,也是知识的魅力。你懂得多,你的收获就会更多,这是一种叠加,一种延伸的精神享受。

阿来在孔子学院拉美中心作了一个演讲,题目叫:《聂鲁达召唤我来到拉丁美洲》。他说他去某国某地旅行,不太读旅行指南,更喜欢读当地的文学。聂鲁达曾说:“圣地亚哥是被冰雪高墙囚禁的城市/瓦尔帕莱索却向茫茫的大海……敞开了大门。”阿来也去了瓦尔帕莱索,在海边拍摄了不少照片。离开时,夕阳西下,蔚蓝的大海在身后闪闪发光,这又让阿来想起聂鲁达的诗:“瓦尔帕莱索的海/孤独的夜晚的光波/大洋的窗口,从中/探出了我祖国的身姿/仍然用眼睛在张望……”

之后,阿来去了聂鲁达歌唱过的蒙特港:“我记起了,在蒙特港,或者在岛上/从海滩回来的夜晚,守候着的船只/我们的脚在它的踪迹上留下了火/一个发着磷光的天神的神秘火焰/每踩下一脚就是一道磷光的硫/我们用星星在大地上书写。”阿来也想到蒙特港海滩上走走,看一看诗人笔下海上的磷光,只是遗憾那天下雨了。

聂鲁达去过秘鲁,在他的诗中不止一次

其文化身份的认同存案。黄俊生在为“南通”立传时,比较侧重于对这类文化名人的搜寻与爬梳。比如著名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就是一例。柳氏本姓曹,后来改姓柳。他其实出生于南通通州余西场,只因被太仓人吴伟业一句“柳敬亭者,扬之泰州人”所误导,将其祖籍从通州剥离开,变成泰州人。世上少有人听说曹永昌这个名字,却广为知晓柳敬亭“柳麻子”其人其事。柳氏生活在明末清初,长相颇丑。写过“泥塑岳侯铁铸松,只令千载骂奸雄”诗句的张岱,这样描述他的长相:“柳麻子,皴黑,满面疱瘡,悠悠忽忽,土木形骸”。面色又黄又黑,脸上疙里疙瘩布满疱瘡,说话随随便便,举止吊儿郎当,身材又高又瘦,像枯槁的树干,还邋里邋遢,不修边幅。这样一个扮演无常鬼不用化妆的人,却上得殿堂,下得书场,三教九流,人脉广博。无因觑他相貌而减损一丝仰慕之情。个中缘由,除他名满天下之高深的说书艺术,成为扬州评话的开创者和一代宗师之外,他还是一位行侠仗义、具有民族气节的抗清义士,故而身后被人们颂扬300余年,直至今天。无论他是哪里人、哪类人,南通、泰州、扬州,都把他引为家乡的骄傲,把在他身上发生的故事一代代传扬。

黄俊生擅写文体(育)散文、行旅散文,从某种意义上看,应具备了大文化散文的特征。他是位散文界的“杂家”。而杂家自有杂家的益处和便当处:驾驭写作对象,鲜活而不受拘囿,放得开、收得拢。当然,这需要积累的学识、明辨的思考,特别是较为广袤的境界,另就是较为灵便的行文及与行文相搭配的多种笔墨;一言以蔽之,即应变裕如的笔头功夫。从这部驾重就轻的《南通传》中,我们感受了这一点——确是一部为“城”立传之轻松而且好看的大书。

点有所不同,但这丝毫不妨碍引发我与《乡井拾珠》共鸣的燃点。《乡井拾珠》题材日常化。来自生活,贴近实际,有“过去时”也有“进行时”,这使不同年龄段的读者能够从中或多或少或强或弱地找到“共情点”“同理性”。《乡井拾珠》表达“干净”。文集以记叙性散文为主体,间或有几篇关于重要事件留痕的通讯作品。或长文,或短章,语言干净利落,质朴中有张力。请看《诱蛾灯》中描述的作者创制的自制诱蛾灯的土方法:找、捻、浸、绕、点燃、烧、按、脆生生的咔嚓声、捞、合上,动中有静,视觉伴随着听觉,画面感强,“一个切口齐整的灯罩儿”就此完成。还有,从“条子泥”返回途中,面对浅黄色的海水,由色彩及物产,再由物产到劳动者,联想自然流畅,毫无斧凿之痕。

《乡井拾珠》作为枕边书,我一次读一辑,分五次读完。虽是断续阅读,但并不影响我对这本集子的整体印象。《乡井拾珠》是邓永宏先生追逐心中文学阳光的成果辑集,亦可视作是故土乡村文学叙事的情意之作。

沉潜着,追逐心中的文学阳光、生活阳光,以文学方式致敬家乡、致敬岁月美哉美哉!



写到过秘鲁。聂鲁达说:“我感到自己是智利人,是秘鲁人,是美洲人。”在秘鲁,阿来说孔子学院外院长长请他去一个叫山海楼的“吃饭”去吃饭。“吃饭”是一种中餐馆。一百多年前来到秘鲁的那些华人创造出来的一种秘鲁化中餐馆。所有这种秘鲁化的中餐馆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吃饭”。虽也有好些中国菜式,主打通常是炒饭。比在中国,炒饭中多了肉,重盐。

阿来参观了秘鲁首都利马的城中博物馆,那里陈列着很多印加文物:黄金的、陶器的……还有麻和羊驼毛的纺织品。聂鲁达在诗里也曾歌颂过那些陶器:“黑色的奇迹,神异的材料/被盲目的手指举升到光明/在小小的塑像身上,土地以/最秘密的东西,为我们开放了它的语言。”关于那些纺织物,聂鲁达也曾写过诗歌。

最后,他通过聂鲁达的诗《马克丘·毕克丘之巅》的指引,去了马克丘·毕克丘。现在通常的译法是马丘比丘。因为阿来读的是1985年王央乐先生翻译的版本,在那版本里译为马克丘·毕克丘,这是伟大的印加遗址。



### 《常识课》

杜骏飞 江苏人民出版社

本书用理性、学术的视角解读当代学生成长、求学、求职、生活中遇到的问题,既涉及家庭、情感、学业、职场等领域,又涵盖新闻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学等学科,具有思考的深度和学养的厚度。不仅具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和视野,更包含了人文精神、时代情怀以及知识分子的使命担当。



### 《青铜资本》

刘三解 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采用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从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三个观察维度,深入挖掘王朝权力结构、中央财政制度、基层社会治理到基本经济组织的联系互动,解决古代中国的钱是什么?钱从哪里来?钱有什么用?借鉴布罗代尔历史人类学中的“三时段”观察视角,发掘“中国何以如此不同”深邃母题的历史源代码。



### 《种子落在泥土里》

苏娅(日)上条辽太郎 上海教育出版社

日本入上条辽太郎在一次高崖坠落的意外之后,决心改变生活方式,来到大理,成为农人。从一个背包,一个人,到几年之后,一卡车家当,三个孩子,一家子。他坚持自然农法,他除了会种地,还会做音乐、酿酒、按摩、修葺房子等等。他说,百姓,应该是会做一百件事情的人。



### 《一个家族的电影史》

许金晶/孙海彦 文汇出版社

黄佐临、黄蜀芹、郑大圣、郑长符、黄海芹……这是一个以电影为生的家族。本书讲述这个家族三代从事电影艺术创作的故事。从写意戏剧观到对历史与时代生活的观照,以口述访谈徐徐展开这个家族的艺术传承历史,袒露对时代真诚敏锐的观察、对生命富于温情的关怀、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打磨。